

---

#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

陈德仁

---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先占领北平和天津,藉以控制华北,继而妄图灭亡中国。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28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令所属将士准备全线抵抗;并通电全国表示:在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二十九军决心守土自卫,不怕牺牲。当天上午8时起,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面攻击,中国将士奋起抵御,中日全面战争首先在平、津地区展开。

天津抗战是在日军主力集中进攻北平之际二十九军采取主动发起出击的。这在中国军民抗战初期当中是唯一的一次主动发起大规模出击日军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虽最后主动撤出天津,但它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近年来随着资料不断丰富,诸多学者在全面研究抗战史中,已更加肯定二十九军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以及天津抗战的重大意义。

当前,对1937年7月下旬,天津大规模对日军主动发起出击和天津沦陷的具体记载不尽一致。据笔者掌握各有两种提法。关于主动出击日期:一是“两天说”,即1937年7月28日凌晨出击,29日下午撤离天津。另为“一天说”,即1937年7月29日凌晨出击,当天下午撤出战斗。对天津沦陷日期:一为撤出战斗日即为沦陷日,即29日。二是明确标明7月30日为天津沦陷日。在这两个具体日子上虽都仅相差一天,但它却属全面抗战,特别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情节。虽已时过60年,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更该有一个准确统一的记述。笔者愿提出粗浅分析和引证,以征得各学者专

家指教。

经查,曾亲自参加天津抗战并留下文字的,一是当年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的《天津抗敌记》<sup>①</sup>、《和张自忠将军的一次谈话》<sup>②</sup>。另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六七八团二营营长刘景岳的《天津沦陷前的最后一战》<sup>③</sup>。李致远在前文中说:27日上午10时,“乘汽车到天津去。在李副师长公馆会客室里‘开会’;李副师长说:北平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命令,战与不战,如何应付当前局面,大家商量一下吧”。“会议结束已经是27日夜10点钟了,离规定发起战斗时间只有3个小时”。“战斗在28日凌晨1时开始”。“29日天亮以后,天津市民纷纷来慰劳我们”。“战事进行到下午1点,情况就十分不利了”。“最后决定下午3点开始撤”。“直到天黑,我才随两连掩护离开天津市区,奔赴马厂”。“经过15小时的战斗,天津市区陷入敌人之手”。李致远在后文中说:“我们感到,天津是国防前哨,是华北的大门,是陆、海、空交通枢纽,也是我军防地,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我们便商定由在津的各方负责人(天津市公安局长兼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手枪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队长宁殿武等)开会研究决定行动”。“7月27日上午,我们在李副师长处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天津市民迫切期望我们保家卫国,我们决不能看着祖国的领土被敌人占领。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日本兵增多了,就更不好打,因此,决定马上行动”。“决定于28日夜1时同时发起攻击”。刘景岳在文章中说:“7月27日上午在李文田副师长处开会,计有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二二八团团团长祁光远,保安队队长宁殿武等。大家认为,虽然现在还没有上级命令,可是鉴于当前形势,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适

①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120页。

②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91—100页。

③ 《沦陷时期的天津》,天津市政协1992年10月,第4—8页。

巧,7月27日夜接到军长宋哲元‘自卫守土’的感电后,副师长李文田立即召集各旅长、团长、总队长开会,部署作战计划”。“各部队决定于7月28日凌晨2时同时发起进攻。会议结束时,已是夜晚10时了,距发起攻击时间,只有4个小时”。“7月28日整天都在激烈争夺战中,29日接到军部撤退的命令。我营和其他部队,随即撤出战斗”。“撤退时虽然已是深夜,附近群众闻讯赶来送行”。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两位亲历者在记述天津抗战整体时间上都说是“两天”,沦陷日是撤出战斗日。可李致远在电文中又说整个战斗时间是“15个小时”。虽都属第一手材料,但其本身前后不一,而两者相互间更有几处存有不同。可惜当事人都已做古不能再进一步核实了。现今有不少学者仍持此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1937年7月29日凌晨1时主动出击,当天下午撤出战斗,30日沦陷。笔者认为具有一定权威性、完整又明确表述的,当推《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一书中所述:“天津战斗是由第二十九军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部队于7月29日凌晨1时主动发起的……部队在当日下午3时开始撤退。30日,二十九军所部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至此,日军控制了平、津两市。”<sup>①</sup>以此推算,战斗时间确是“15个小时”。笔者信从这一记载,并摘引以下资料佐证。

#### 一、当年的报纸报道。

上海《申报》根据7月28日中央社天津电,以《驻津我军准备应战》为标题报道:“在津郊部队,即由副师长李文田指挥一切,李现已赴某处坐镇待命。此间日军28日四出张贴布告,措词荒谬,但除此之外,迄午止尚无其他举动”。“我驻军士气异常振奋,随时准备应战云”。<sup>②</sup>

7月30日,天津《益世报》载:“(昨)晨2时之后,全市民众殆

①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之七《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② 上海《申报》1937年7月29日。

如除夕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同日，上海《申报》以《日军图占津市》为题报道：“29日晨2时许，津四郊枪声四起，坪坪不绝。据查系日军由东局子、北仓、东站、总站四处出动，图侵占津市。当由我四郊驻军及保安队出而应战，迄发电时，双方仍在激战中。”（29日上午2时40分中央社天津电）

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及其他国民党要员电报。

7月28日宋哲元致蒋介石电报：“查今晨敌以全力进攻南苑、北苑，战斗异常激烈，恐天津方面战争亦将发生。”<sup>①</sup>同月29日，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密电中说：“我驻军三十八师部队，自本早2时起，与日军发生激战……查我驻津部队仅有一旅，其他部队亦均在与敌接触，现正激烈鏖战，恐难久持。”<sup>②</sup>同日，国民政府军政部简任参事严宽致何应钦密电中说：“津郊我保安队亦与日军冲突，旋被日机轰炸。”<sup>③</sup>同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致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密电说：“本日早2时，李副师长李文田率李、刘两旅及保安队分徒（集）天津日租界兵营、飞机场、津浦总站，情形甚好。后敌兵增加，势渐不支。”<sup>④</sup>当年张自忠在察哈尔省政府担任主席和天津市任市长时出任秘书长的马彦祥，在一篇对三十八师在天津出击的战况回忆文章中肯定地说：“当时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天津市保安司令刘家鸾及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旅长黄维纲和我，共同策划，决定先发制敌。因为已有宋、张两长官的命令，且闻冀东伪组织的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也率部反正。28日敌又向我北平南苑进攻，正好部署杀敌。遂于29日晨1时，一面发出艳电，坚持抗日；一面集合部队，分5路袭敌……敌人飞机不断对市府轰炸，我军只得且战且退。延至30日晚，方始撤退完毕……”<sup>⑤</sup>同年8月3日宋哲元在《戡军抗敌

①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② ③④ 《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⑤ 《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9页。

经过》一文中说：“至 29 日敌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师驻津部队与敌抗战。”<sup>①</sup>

从以上所引史料，可以判定 7 月 28 日在天津没有发生战事，而是在 7 月 29 日凌晨才开始了中日两军的交战。

### 三，两位经历战事学者的回忆。

当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说：“7 月 28 日夜，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 日凌晨 1 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sup>②</sup> 当年担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在《南开校舍惨遭炸毁，日寇罪行毕生难忘》一文中说：“28 日夜里 1 点钟，海光寺的日本兵营开始向南方开炮，后来炮火离我们学校愈来愈近。”<sup>③</sup> 两位学者所忆一致。文字里所说：“28 日夜”、“28 日夜里”，这是人们通常惯用的“后半夜”，即是 29 日凌晨之意。特别是黄钰生指明是“29 日凌晨 1 时”，就更加明确肯定不必质疑了。

### 四，辞典上的记载。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载：“7 月 29 日和 7 月 30 日，北平、天津先后沦陷。”<sup>④</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标：“7 月 30 日天津也被侵占。”<sup>⑤</sup>

### 五，日方资料反证。

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材料：“28 日夜天津的中国军进行反击。”<sup>⑥</sup> 这里的“28 日夜”同样可作“29 日凌晨”来解释。又载：“29 日凌晨，约万名中国军队攻击了天津以及大沽的军用码头和仓库地区。通州殷汝耕的保安队叛变，也来袭击守备队兵营及日侨住宅。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5 册上，第 73 页。

② ③ 《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 页，第 59 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9 页。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59 页。

⑥ 《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 页。

以上三处要冲同时遭到了攻击。<sup>⑦</sup>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在给日本驻北平机构的电报中惊呼：“从 29 日午前 2 时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危惧的状态。”<sup>⑧</sup>

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自始至终参与日帝全面侵华至投降全部活动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说：“这可以说不单单是通州的突发事件，而是根据冀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命令，约定在 29 日凌晨 2 点，华北各地的保安队几乎全部一齐发动，攻打日本方面。天津带头，通州，大沽、塘沽、军粮城各地的保安队，在同一时间发动袭击。”<sup>⑨</sup>

2. 曾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日本中央公论社发行）中写道：“继北平之后，30 日，日军占领了天津。”<sup>⑩</sup> 日本著名现代史学者、爱知大学教授、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执笔人江口圭一，在《十五年战争小史》一书中写道：“在华北，日军到 7 月 30 日，占领北平和天津。”<sup>⑪</sup>

综括以上，可明确看出：天津抗战主动出击日应是 1937 年 7 月 29 日凌晨 1 时。天津沦陷日应是 1937 年 7 月 30 日。因此，建议各界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记述应统一依此为准。不知当否？

（作者陈德仁，1930 年生，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⑦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3 页。

⑧ 《历史教学》1986 年第 9 期，第 25 页。

⑨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 页。

⑩ 《战前华北风云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9 页。

⑪ 《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0 页。